

戀 初

屠格涅夫著
豐子愷譯



初戀

屠格涅夫著
豐子愷譯

開明書店印行

初 戀 (中文本)

三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三十六年四月再版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

著 作 者
翻 譯 者
發 行 者

屠 格 涅 夫
豐 子 愷
開 明 書 店

代表人范沅人

印 刷 者

開 明 書 店

有 著 作 權 * 不 准 翻 印

宴會久已散了。時鐘打十二時半。留在室中的只有主人、賽爾給伊·尼古拉哀微契，和符拉地米爾·比得洛微契。

主人按呼鈴，命僕人把殘餘的晚餐收去。

‘事體就決定了，’他把身體深深地埋在一把安樂椅中，燒起一枝捲煙，一面口裏說：‘我們每人來講自己的初戀。賽爾給伊·尼古拉哀微契君，你先講罷。’

賽爾給伊·尼古拉哀微契是一個顏貌明亮，體態圓肥而小巧的男子，他向主人注視了一下，舉眼向着天花板。後來說道：‘我沒有初戀，我是從第二次戀愛開始的。’

‘這話怎樣講？’

‘理由很簡單。我十八歲時，最初對一美麗的少女生愛情，但我求得她的愛，似乎並不覺得甚麼新奇；與此後對別的女子們求愛一樣。老實說，我的最初又最後的愛，是我六歲的時候對於我的乳母的愛；但這是久已過去了的事。我們二人間的詳細的關係，我已不能記憶，即使我記了起來，有誰要聽那種話呢？’

‘那末怎麼樣呢？’主人說。‘我的初戀也沒有甚麼趣味；我自遇到安娜·尼古拉哀符娜——即我現在的妻子——之前，一次也沒有和別人發生過戀愛，我們的戀愛的經過十分順手；我們的父母給我們尋好了對手，我們不久深深地相愛着，婚事即便完成。我的初戀的故事可用兩句話說完。諸位，我老實對你們說，我提出初戀這話，正看中你們，你們不算老人，但也不是少年的獨身者了。符拉地米

爾·比得洛微契，你能講一點有趣的話給我們聽麼？’

‘是的，我的初戀的確不很平凡，’符拉地米爾·比得洛微契是一個黑的頭髮已漸灰白了的四十歲模樣的男子，他帶着幾分嫌惡的神氣，這樣回答。

主人與賽爾給伊·尼古拉哀微契同聲叫道：‘啊，那最好了。……請講給我們聽。’

‘你們如果要我講……且慢；我不歡喜講；我不善於講話；勉強講起來一定枯燥而簡短，或冗長而不自然。倘你們允許我，我可把我所記得的盡數寫出來讀給你們聽。’

他的朋友們起初不同意，但符拉地米爾·比得洛微契固執這主張。兩禮拜之後他們又會在一處，符拉地米爾·比得洛微契就實踐了他的前言。

他的原稿中記錄着下面的故事：—

(一)

當時我正是十六歲。這是一千八百三十三年夏天的事。

我和我的父母同住在莫斯科。他們在朝納斯苛契尼公園的卡路茄門附近借了一所避暑的別莊。我正在預備入大學校，但不甚用功，也並不焦急。

沒有人干涉我的自由。我恣意做我所歡喜做的事，尤其是自從我離開了我的最後的家庭教師以後，越發自由了。這家庭教師是法國人，他想起了自己‘炮彈似地’從法國流入俄國來，心中總不自然，常常現出憤慨的神氣，連日奄臥在牀上。我的父親待我用一種無心的親切；母親不甚注意我，雖然她只有我一個兒子；她的心全被別的事佔據去了。

我的父親是還年輕而且丰采很好的人，他是以財產爲目的而和母親結婚的；母親比父親年長十歲。我的母親度陰鬱的生活；她常常焦慮妒忌，而且憤怒，但不表露在父親面前；她很怕他，他常作嚴肅，冷淡，又疎遠的態度。……我從來沒有見過比我父親更穩靜，自信，而且有威嚴的人。

我將永不忘記在這別莊裏的最初的幾星期。天氣正晴朗；我們於五月九日——聖尼古拉斯祭日——離開市鎮。我常常在自家的庭中，或納斯苛契尼公園中，或郊外散步；我總是帶一冊書在身邊——例如侃達諾符的‘世界歷史’——但難得讀牠，我最常做的是朗吟詩歌；我能背誦許多詩歌；我的血潮湧起，我的胸中常常懷着一種很甘美而又無端的憂傷；我全身都是希望和豫想，有時對於某種事物覺得恐懼，有時對於一切事物都覺得驚異，

我正在期待一種事物；我的想像不絕地運動，又像那黎明時候環繞寺院的鐘樓而飛迴的燕子一般迅速地反復同樣的空想；我耽於夢幻，沈於悲哀，甚至於哭泣；然而從音樂的詩歌或夕暮的美所誘起的淚和悲哀中，像春草一般地迸出青春和沸騰的生命的甘美的感覺來。

我有一匹馬；常常騎了獨自遠出，有時疾馳，想像我自己是一個擬戰的騎士。風在我耳邊呼嘯得何等快美！我又常舉頭向着天空，將那閃耀的光輝和碧藍吸收到我的廣開了去迎受的神魂中。

我記得那時候，女人的姿態，和愛的幻影，在我腦中還沒有現出清楚的形象；但覺得自己的一切思想和一切感覺中，潛隱着一種新鮮的，甘美不可言喻的，女性的……半意識的羞澀的豫感。

• 這種豫感，這種期待，滲透了我的全身；我

在這裏面呼吸，這又在我血管中隨了每滴的血而周轉……這已被制定，不久將要實現了。

我們那年夏天所居的屋子，共有一所有圓柱的宏壯的木造的邸宅，和兩間小舍；左面的一間小舍是一所製造廉價的糊壁紙的小工場。……我有好幾次在那裏徘徊，看那十餘個瘦弱而蓬頭的孩子穿着油污的褲子，露出憔悴的臉孔，不絕地在那壓下印刷機的方木版的木槓杆上跳躍，靠了他們的微弱的身體的重力，印刷出糊壁紙的種種模樣來。

右面的小舍空着，是要出租的。有一天——五月九日之後三星期光景——這小舍的窗幃開了，露出女人們的面孔來——原來已有人家租住了。我記得這一天正餐時光，母親問家裏的廚子，新來的鄰家是誰，才聽到札西京公爵夫人的名字，她最初聽到，頗注意地說道：

‘啊！是公爵夫人！’……繼續又說：‘我料想一定是個貧苦的公爵夫人罷？’

‘他們是雇了三輛馬車來的，’廚子手中捧着一隻盤子，恭敬地說明：‘他們自己沒有車馬，他們的家具都是非常粗劣的。’

‘啊，’母親回答，‘那更好了！’

父親對她使個冷眼；她默然了。

札西京公爵夫人看來的確不是富人；她所租住的小屋，非常頹廢，狹窄，而且低小，是稍有資產的人家所決計不要租住的。但當那時候，這種事體在我左耳朵進右耳朵出，毫不關心。公爵的稱號在我也全無甚麼感動；我正在讀席勒的‘羣盜’。

(二)

我的習慣，每天夕暮的時候必定帶了鎗在園中窺伺老鳥。我對於那種小心，狡猾，

貪婪的老鳥，久已抱着憎惡之念。就是那一天，我照例到園中去，徧跑了一回，沒有獲得甚麼（那些老鳥已認識我，只是繼續地在遠處啼噪），我偶然走近了我們的邸宅和擴張在右面的小舍的那邊而附屬於這小舍的狹長的園地相交界的低垣旁邊。我兩眼看着地，沿了低垣走去。忽然聽到一種人聲；我隔垣一望，喫了一驚。……我看到了一種奇異的光景。

離開我數步之前，在那黑莓叢的中間，草地上立着一個長身纖腰的少女，穿着薔薇色的條紋的衣服，戴着白色的頭巾；四個青年男子迫近在她的周圍，她正拿着孩兒們中都熟知而我卻不知道其名稱的一種灰色的小花，在那四個青年們的額上輪流地打擊；那種花作小袋形，在堅硬的物件上打擊一下，就會發出聲音，爆裂開來。

那青年們十分情願地用額去迎受，而那少女的姿態中（我看見她的側面），有十分迷人的，專橫的，親暱的，調笑的，又嫵媚的地方，使我豔羨又歡喜得幾乎叫出來，我想，但得那種秀美的手指來叩擊我的額，我便拋棄世間一切，也不足惜。我的鎗從手中脫出，落在草地上，我忘卻了一切，不知饜足地貪看她那優雅的體態和項頸，可愛的臂，白的頭巾下面的蓬鬆的髮，半閉的明慧的眼，睫毛，及其下面的嫩柔的雙頰。……

‘青年啊，噲，青年啊！’忽然我的近旁有人叫着：‘你可以這樣地注視不相識的少女麼？’

我喫了一驚，啞子一般了。……在我近旁，低垣的那一邊立着一個有短的黑髮的男子，譏諷似地對着我。同時那女子也轉向了我。……我剛在明媚而生動的顏面中看見一雙大而灰色的眼，忽然全部的顏面微微地

動起來笑出來，閃出潔白的牙齒，雙眉滑稽似地向上一挺。……

我臉孔緋紅了，從地上拾起了我的鎗，被一種音樂的，但非惡意的笑聲護送着，逃歸我自己的房中，把身子倒在牀上，把面孔埋藏在自己的兩手中。我的心砰砰地跳動；我覺得異常地羞恥又歡喜；我感到一種從未經驗過的刺激。

休息了一回之後，我整理我的頭髮，洗了手，下樓來喫茶。那少女的影象，浮出在我眼前，我的心已經不再跳動：但充滿着一種甘美的壓迫。

‘怎麼樣了？’父親突然地問我，‘你打着了一隻老鳥麼？’

我正想把一切情形告訴他，忽然又自己阻止了，只是獨自微笑。將就寢的時候，我——不知爲甚麼緣故——獨腳在地板上迴旋

了三次，又把香水撒在髮上，翻進牀中，熟睡了一夜。天將曉時，我醒覺來，擡起頭來茫然地向四周一看，又倒下熟睡了。

(三)

‘我怎樣可和他們相識呢?’是我那一天醒來的時候的最初的念頭。朝茶之前，我即出門走到園中，但不十分走近那低垣去，並且也不見一個人。朝茶之後，我在屋前面的街上往復跑了數次，遠遠地眺望那小舍的窗。……在窗簾上想像出那女子的顏面來，心中驚慌，連忙跑開了。

‘但我定要認識這女子，’我在納斯苛契尼公園前面的砂地上悶悶不樂地徘徊，心中這樣想……‘但是用甚麼方法呢，這是一個問題。’

我回想昨日會見那女子的時候的極詳細的情形；不知爲甚麼緣故，那女子對我一笑的時候的情景，在我有特別明瞭的回想。……但當我壓搾我的腦漿，作種種計劃的時候，運命已經給我準備很好的機會了。

我不在家的時候，母親從那新來的鄰家收到了一封用灰色紙寫，而用郵局的通知書上或廉價的葡萄酒的瓶蓋上所特用的棕色的蠟封固的信。這信中寫着不通順的文字，不精美的筆跡，是那公爵夫人懇託我母親鼎力援助她；她說我母親和大官員們很熟識，現在她因爲發生了非常重大的事件，她的運命和她的子女們的運命都操在這等大官員們的手裏。

她信上寫着：‘我以貴婦人的同等地位，致書於夫人，因這原故，我很欣幸利用這機會。’信的結末，她要求我母親允許她來訪問。

母親因為決不下辦法，樣子似很不高興；父親又不在家，她沒有人可以商量。對手是貴婦人，不答覆是不可以的。但母親難於決定怎樣答才好。用法語答覆覺得有些不配；俄語的綴字，又不是母親所十分得意的，她自己明知這一點，所以不願將自己的缺點暴露於他人。

因此母親見我來了，非常歡喜，即刻吩咐我到公爵夫人那裏去，用口信告訴她，母親如果能力所及，隨時都樂願爲她效勞，又邀她當日下午一點鐘來訪。

我的祕密的願望不料這樣急速地實現，使我又喜又驚。但我並不表露我心中所起的動亂，我就豫備，回到自己房中，加上一條新的領帶和一件新的燕尾服；我在家中還穿着短的上衣和掛下的領，我實在非常嫌惡這個。